

步步趕不上的“福利房”之夢

1

過去，在我們鎮裡，每每提起表叔，人們都會尊稱他一聲“楊老師”。1982年他從師範畢業後，就留在了鎮上唯一一所小學教語文，一教就是三十多年，鎮裡大多數人家裡的孩子做過他的學生。

表叔是我老姑家的長子，下面還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。老姑家祖上三代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，好容易出了個吃公糧的老師，鄉里鄉親都說他家是祖墳冒青煙，表叔“鯉魚躍龍門，來日前途不可限量”。

這話不無道理，跳出農門的表叔，那時每個月有30斤糧票，還有定量的油票、布票和肉票，逢年過節還會發點花生、瓜子的福利——這在村裡人看來，簡直是做夢也不敢想的待遇。

可鄉親們眼中的“天之驕子”卻討不得鎮裡姑娘的歡心，表叔幾次相親都無疾而終，人家女方都嫌他“家庭負擔太重”。直到參加工作五年後的1987年，表叔才跟隔壁村的一個農村姑娘成了親。次年，我的表哥出生了。

眼看著生活總算上了正軌，可沒成想，結婚生子卻成了表叔與好日子“脫軌”的開端。

按照當時的政策，已婚職工有資格分一套“福利房”，住進家屬樓去。由於房源緊張，學校便採取“打分”的方法來分配，工齡、職稱、婚姻、戶口等都是衡量的標準。

因為表嬸是農業戶口，表叔家被劃為“半農戶”(夫妻雙方有一方是農業戶口)，打分偏低，排名靠後，房子年年都輪不上。直到表哥都快上初中了，他們一家三口還擠在婚前表叔分得的一套單身宿舍裡。

宿舍其實就是學校操場東邊的一排小平房，每間面積不足十五平米。屋裡只有一張用木板和條凳搭的板床，一張簡陋的黑木桌，角落裡放著一個白鐵桶——屋裡沒有自來水，用水只能去學校的公用水龍頭打。

為了住進福利房這事兒，表叔沒少找校領導，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樣的說辭——“楊老師，你要理解，學校確實有困難。凡事都得照章辦，如果破了例，對別的同志也不好交代。”偶爾也會不疼不癢地安慰兩句——“你還年輕，有的是機會，不要太心急了。”

就這樣，表叔開始了漫長的等待。

2

與表叔家相比，作為“雙職工”家庭，我家沒那麼拮据。所以父親每次去表叔家串門時，手裡總會空著，有時拎一袋雞蛋，有時提一罐奶粉。

90年代初，表叔將木板床換成了一張上下鋪的鐵架床，拉了個簾子，讓年歲漸長的表哥睡上鋪，他和表嬸夫妻倆睡下鋪。除去一些傢俱和生活用品，宿舍裡幾乎連落腳的地兒都沒有，所以父親雖然去得勤，但從不久坐，有時放下東西就走。

表嬸總是一邊道謝，一邊把東西迅速收進櫃子鎖好。表叔則會把我們送出校門口，但路上他總是很沉默。繁重的生活讓他看上去比同齡人蒼老不少，消瘦的身材，高聳的顴骨，眼尾耷拉下來，像一對單引號。雜亂的眉毛覆於其上，像是給單引號加上了一個筆觸粗獷的破折號，標點符號不倫不類地組合在一起，像極了那些他批改過的錯漏百出的作文。

當時我年齡還小，對表叔這副落拓模樣難免有些害怕，所以總是不自覺地躲著他。直到一天，他悄悄拉住了我，迅速把一件東西放進我兜裡，低聲道：“回去再給你爸。”說著，又掏出一塊冬瓜糖塞進我手裡，摸了摸我的頭。

一路上，我忍不住摸著自己的衣兜，猜想他往裡頭放了什麼。“你兜裡裝了什麼？”父親瞧出



了我的不對勁。“沒什麼……”我有些心虛，攥緊了還沒來得吃的冬瓜糖，覺得手心黏黏的。

父親端詳了我一會，彎腰捏捏我的兜子，臉色沉下來。他掏出兜裡的東西，那是一個紙包，裡頭是幾張零碎的紙幣。

“你在哪拿的？”父親沉聲問道。

“表叔給我的。”我連忙解釋，“他讓我回到家再給你。”

父親拉起我就往回走，沒走出多遠又頓住腳，猶豫了一會兒，又帶著我掉頭往家走。

晚上，我吃完飯就被父親趕上床睡覺，母親和父親的交談隱隱約約傳進我的耳朵裡。

“他不領你情就算了，離離也快了，我們三天兩頭貼補他也不現實。”母親說。父親沉默了良久，歎了口氣，“算了算了。”

那以後，父親去表叔家的次數就少了。

3

雖說我不常去表叔家了，但鎮裡就一個小學，上學後我還能時常遇見表叔。

表哥是學校裡出了名的“小刺頭”，一個綠色的舊書包，一身鬆鬆垮垮的校服，臉上青青紫紫的淤傷，是他的經典“裝扮”。每次遇著了，表哥從不主動搭理我，我也不敢惹他，自覺繞道。

可凡事都有例外，一天放學，我正往家走卻被人叫住了。循聲望去，表哥正蹲在馬路牙子上朝我打招呼：“哎！你過來！”

“表哥。”我應了一句，卻不敢靠過去。

見狀，他走上前來：“你有沒有錢，借我一點。”

“沒有。”我有些惱，搖搖頭。

“我不信！”表哥打量著我，又瞟了一眼我的書包，“能不能把書包給我看看？”

雖是詢問，但卻沒半點商量的意思，不容我接話，他已經把書包從我肩上扒下，拉開拉鍊一通翻找。

“還真沒有……”最後，表哥一臉挫敗地把書包丟回我懷裡，臨走時還不忘警告我，“這件事你別告訴任何人，否則有你好看！”

我大氣都不敢出，只得點點頭。

那天晚上表哥沒有回家，全家人找了一整夜才在車站找到他。他的鞋丟了一隻，校服袖子被扯了個口子，書包也不見了，一直垂著頭，沉默不語。

“這娃兒是你們家的？他膽子可不小啊，竟然敢逃票扒車，鑽到行李廂裡了，幸虧我們及時發現，否則小命都丟了。”售票員沒好氣地說，“孩子小不懂事，你們做父母的也不看看著點！”

表叔表嬸連連道歉，父親又塞給售票員一包“紅塔山”，這才把表哥帶回來。

半路上，表叔就在“火山爆發”了，他毫不客氣地抽了表哥兩記耳光，一邊抽一邊罵：“讓你回老家！讓你去扒車！”

父親連忙上前，不住地勸：“有話好好說，不要打孩子。”

“去哪也比回家強！”表哥委屈地大哭起來，“那種破地方……誰、

誰愛住誰住！”

雖說童言無忌，表叔卻被徹底激怒了，推開父親就要撲到表哥身上，又被表嬸擋下：“你別打孩子！都是我的錯，是我拖累了你，害了孩子！”說完，她抱著表哥不住地哭。

表嬸的眼淚登時澆滅了表叔的怒火，他頹然地放下手，一言不發地離開了。

4

那次風波後，表叔家的事就傳開了，學校裡裡外外都在議論他的遭遇。

有人為他鳴不平，“被一個農村媳婦拖累”，也有人給他出了個主意：“楊老師，你怎麼不去買個戶口？”

這辦法表叔不是沒想過。早在1992年，縣政府就出臺了政策，只要交四千元的小區建設增容費和五百元手續費，就能辦下一個“非農業戶口”。這項政策剛出來的時候，還引發了“搶購戶口”的浪潮，為此派出所不得不成立了一個專門的辦事視窗。

除了這個路子，當時農業戶口想轉成非農戶口簡直難如登天，除了考學、當兵，就只能寄希望於找個單位有解決戶口指標的配偶，每一條都不是易事。

雖有這樣的政策，但四五千五百元已經相當於表叔不吃不喝三年的工資，更何況他還要支援幾個弟弟妹妹讀書，所以表嬸的戶口問題就只能擱置了。

周圍的風言風語終於讓表叔下定決心“破釜沉舟”，他掏出所有積蓄，又借遍了親戚朋友，終於籌夠這筆錢。

1998年初，表嬸拿到了夢寐以求的“非農戶口”。辦完手續那天，表叔特別高興，他讓表嬸做了幾個菜，又打了三兩白米酒，請我們到他家吃飯。

飯桌上，表嬸小心翼翼地掏出新戶口本，把她的戶口頁翻給我們看：“瞧瞧，我現在也是城裡人了！”她一邊撫摸著藍色公章，一邊惆悵地歎息：“唉，不過我們家真是一窮二白了……”

“怕啥，咱不久就能換新房了！”向來寡言的表叔興奮地像個孩子。“是啊，能住新房比啥都強。”聞言，表嬸的雙眉也舒展開來。

“幹了！”表叔意氣風發地舉杯道。

“乾！”父親母親也跟著舉杯。小小的房間裡，氣氛就像過年一樣。

5

第二天，表叔就去單位更新了資料，滿懷期待地等待學校重新評估分房資格，不料卻等來了“暫停登記”的通知。

“說好的房子，怎麼轉眼就沒了呢？”心有不甘的表叔去校長辦公室坐了一次又一次。

校長每次都客氣地招待他，不過還是那句話：“老楊，你別急，一切還沒定，具體政策還沒下來。你也是老同志了，不能聽風就是雨，那麼多人等著呢，不止你一人。”

沒法子，表叔只得繼續等。一直等到年底，沒等來房子，卻等來了另外一紙通知：單身宿舍屬於公房，如果要繼續住，就必須花錢買斷產權，否則日後得按月繳納租金。

非但心心念念的家屬房沒影兒了，就連住了十來年的老宿舍也保不住了？表叔怎麼也想不明白這個理兒，便又去校領導那討說法：“現在我們都是非農戶口了，肯定夠家屬房的條件……”

“你怎麼不明白呢！”校長打斷了他，“現在戶口已經不重要啦，政策已經變了！”

“怎麼能說變就變呢？”表叔不依不饒。

“老楊……”校長歎了口氣，語重心長地說，“你要明白一句話：老人老辦法，新人新辦法。”

“我等家屬房已經足足十年了，還算‘新人’嗎？！”表叔憤怒極了。

他的怒火讓校長的好言好語消失了，只得到一句不冷不淡的“回去等通知”，便被轟出門外。

當時“房改”剛開始，不單是學校，鎮裡各單位都停止了分房。雖然是上面的政策，但表叔還是把責任歸咎到了校長身上。他一反常態，見人就傾訴自己的委屈：“……講覺悟我就是‘老人’，講待遇我就是‘新人’，天下間有這個道理嗎！”

為此，父親沒少勸表叔：“和領導把關係弄僵，你能落著什麼好？”

“我花了那麼多錢，欠了一屁股債，好容易買來的戶口轉眼就成廢紙了……”表叔越說越覺得滑稽，最後竟笑了起來，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他一邊笑一邊抹眼淚。

那是我第一次見表叔如此失態。

沒多久，具體方案出臺了：表叔所住的小平房被認為“福利房”，表叔可以選擇花錢買下產權，也可以放棄，然後領取大約一萬元的一次性補償。為了及早還清欠款，表叔選擇了後者。

1998年，我們鎮上的房價一平米大約六百多元，還清欠款後，剩餘的錢根本買不起房子，所以表叔一家依然住在那間小平房裡，學校只是象徵性地收取租金。

6

2003年，父親工作變動，我們家搬到市區，表哥也考上了市里的重點高中。

那時，表哥已全然沒了小時候的“刺頭”樣，而是成了優等生，大家都說他有表叔當年的風範，“未來不可限量”，父親還請他來輔導我功課。

“表哥，你學習咋這麼好呢？”我愁眉苦臉地看著他筆下冒出一個個公式。

“苦學唄。”表哥解著習題，頭也不抬。

“可是我怎麼學也學不好，真羨慕你……”

聞言，表哥頓住筆，沉默了一會兒才道：“你羨慕我學習好，我倒是羨慕你可以學習不好。你不用怎麼學就什麼都有了，我呢，想離開那個家，只有好好學。”他一邊說，一邊露出了苦澀的笑。

說完，他又埋下頭解起了題，那些在我看來像天書一樣的公式，在他手裡卻像一隊被馴服的士兵，仿佛可以帶著他衝鋒陷陣，殺出表叔那間又破又小的房子。

功夫不負有心人，2006年，表哥考上了省會的一所重點大學，表叔也湊足了首付，貸款買了一套二室一廳

的房子，那是個六層的板樓，頂層。雖說房子不大，但比起他們住了近二十年的小平房已經好上了千萬倍。。

7

如果事情就此結束，對表叔來說不失為一個好結局，可命運總愛與他開玩笑。

2012年，表叔剛退休，就趕上市政府開發新區的政策。他的學校也在新區規劃中，要搬遷到新址，舊址用於地產開發。

這本是個好消息，老校區的樓房和設施實在太過陳舊，但表叔卻高興不起來——他一直承租的小平房也要拆遷，同期買下產權的同事都拿到了十來萬的補償款，但由於他沒買產權，所以得不到補償。

這對於表叔而言無異於噩夢重現，所以他做出了最後的抵抗——重新搬進那套閒置許久的老房子裡。

得知這個消息，徵收組馬上求助校方給表叔做思想工作，領導班子輪番上陣。

“楊老師，你放著好好的房子不住，跑來住這危房，圖什麼呢？”

“楊老師，你的訴求我們會盡力滿足的，先坐下來談談好不好？”

“楊老師……”

無論他們說什麼，表叔只有一句話：“當年我已經吃夠了虧，這次必須還我個公道！”

因為他沒有產權，所以不可能享有與完全產權人同等的待遇，徵收組只同意給適當補償，訴求與現實出入之大，讓矛盾變得不可調和。

就這樣僵持了大半年，除了表叔這個久攻不下的“據點”，周邊的拆遷工作已基本完成，表叔成了名副其實的“釘子戶”。為了逼走他，拆遷隊斷電斷水，可都動搖不了表叔，他還用彩鋼搭了幾間板房，築起了院牆，甚至還在房前屋後挖了一米寬、半米深的壕溝，一副鐵了心“打持久戰”的樣子。

表嬸是他的“後勤支援”，負責每日給他送水送飯送材料，經常摸黑開工，夫妻倆一干就是一整夜。

8

父親是當天下午三點接到表哥電話的，聽完前因後果，便立馬啟程往鎮裡趕，母親和我不放心，也一同跟了過去。趕到現場是下午五點多，天已經黑透，工地上亮起了燈，表叔的房子裡黑黝黝的看不清情況。

“你爸呢？”父親問，“一直沒出來？”

表哥點點頭。“快砸門！你爸脾氣拗，認死理，可能會做傻事！”意識到不對勁，父親說著就開始踹門。

等進到屋內，表叔已經昏倒在地，大家忙把他送往醫院。

經醫生診斷，表叔是因為低血糖暈倒的。原來，自從表嬸住院便沒人給他送飯送水，表叔吃光了存糧，又不肯離開屋子，已經數日沒吃東西，屋裡連水都喝完了，這場對峙用完了他的最後一絲氣力。

正在住院的表嬸接到消息也趕來病房，看著躺在床上面色蒼白的丈夫，突然大哭起來，指著表哥破口大罵：“喪盡天良的東西，你要逼死你爸嗎？！”

“嫂子，你別罵了，孩子也是一時衝動……”母親連忙打圓場，可表嬸卻聽不進去。

她一邊抹淚，一邊訓斥表哥：“你爸都一把年紀了，能吃多少，能用多少？他要爭這些，你以為是為了他自己嗎？還不是為了你！他覺得虧欠你太多，沒給過你像樣的生活，才連命都不要，死守這間屋子！而你呢，卻糟蹋了他的苦心……”

她的話讓表哥愣住了，他怔怔地看著躺在床上的表叔，忽然“撲通”一聲跪在床前，淚流滿面：“爸……”

表叔沒有回應，只是默默側過頭去，有淚從他那黑瘦的臉上滑落。

AFA 貨運服務

服務網遍佈全球, 全美各州均可收貨及配送

每週有固定航次往返台灣、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泰國、越南等各大城市

服務項目

- ◆ 進、出口貨物的整套運輸安排
- ◆ 留學生、私人行李運送, 國際搬家
- ◆ 陸、海、空, 複合式運輸
- ◆ 提供貨物倉儲、報關、清關及配送服務

**需要運貨到
其他國家?
歡迎來電與
我們聯絡**

Tel: 636-489-2188

e-mail: afainternational@charter.net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, 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二十四版週週上網, 廣告效應無遠弗屆, 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, 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: StLouisChineseJournal.com

電話: 314-991-3747 傳真: 314-991-2554 e-mail: slcj@sprintmail.com